

# 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结构

宋向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博物馆学结构是指博物馆学分支学科的区分、内容、周界和相互关系。传统博物馆学体系多将博物馆实践与博物馆知识区别开,强调博物馆学理论的科学性,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行业封闭、缺少包容和对话等问题。博物馆学是有关博物馆的知识的集大成,是人们对作为社会存在的博物馆的知识的集合和批判,可以从知识的维度对博物馆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将知识创新作为推动博物馆学研究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建构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结构,即包涵博物馆志、理性博物馆学、元博物馆学三个子系统的博物馆学体系。

**关键词:**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结构 博物馆学知识 博物馆志 理性博物馆学 元博物馆学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博物馆学研究由来已久。作为重要的基础研究和文化传承机构,博物馆的性质、特点、发展路径、社会职能的实现始终是博物馆学关注的问题。

在公共博物馆发展初期,博物馆承担着构建近代科学知识和认识世界的任务,博物馆学的主要任务是按照科学体系整理馆藏物品并按照科学原理呈现世界发展状况。其时的博物馆学是要保证科学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和原件性,确保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科学观察和抽象推演的客观性;博物馆学的具体内容多侧重于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为以实物为研究材料、对象的科学研究服务。工业革命发生后,生产分工的细化影响到博物馆学的研究范畴和内容,博物馆学借鉴工业生产分工的研究方法,将博物馆行业内部的分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任务,即将博物馆业务活动作为博物馆学研究对象,在前期知识研究的基础上,以博物馆藏品为基础,以为藏品研究提供科学资料为目的,对博物馆业务活动进行细分,划分博物馆的业务范畴和分工岗位,明确分工的区分标准和方法,明确分工岗位的职责、任务和业务规范及相互关系,在分工基础上确定博物馆业务活动的内容和业务链。这一阶段的博物馆学研究对博物馆业务系统进行梳理和再造,明确了博物馆社会分工位置,明确了博物馆业务的性质和内容,确

立了博物馆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20世纪中期以后,博物馆数量显著增加,博物馆的社会作用从科研、教育、艺术领域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等更广泛的领域,博物馆学研究的关注点从内部事务转向社会作用,从业务规范转向行业发展,从内部约束转向环境管理;博物馆学研究课题重点关注博物馆系统与社会环境交往的界面,关注影响博物馆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关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前景。建设具有指导、指引作用的博物馆学理论,寻求博物馆发展规律成为博物馆学建设的主要任务。1972年,国际博协(ICOM)提出:“博物馆学是博物馆科学(museum science)。博物馆学必须研究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和背景,博物馆的社会任务,博物馆研究、保护、教育和组织的专门系统,与物质环境的关系,以及不同形态博物馆的分类”,“博物馆志涵盖博物馆所有业务活动的方法与实践”。20世纪后期,全球化进程将博物馆推到了文化建设、文化认同和文化交流的前沿,博物馆学的注意力转移到博物馆机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目的,关注博物馆业务活动的目标,关注博物馆发展环境对博物馆机构目的和业务模式的影响,在努力回答“为什么”的同时,重新明确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信息技术在博物馆业务活动的应用,拓展了博物馆业务空间,博物馆从

收稿日期 2014-0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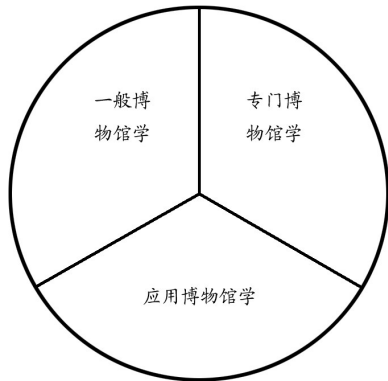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宋向光(1954-),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Nanjing Museum.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dnwh.njmuseum.com/>

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从知识传播拓展到信息服务,从实物藏品拓展到虚拟呈现,从有形物件拓展到无形遗产,极大地影响了博物馆传统的工作模式。博物馆事业发展面临许多新挑战,博物馆学研究也从此前的整体化转向碎片化,不再根据既有的理论体系解读和合理化新出现的情况,而是分别出击,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构建专门博物馆学,如新博物馆学、科技馆(科学中心)学、社会博物馆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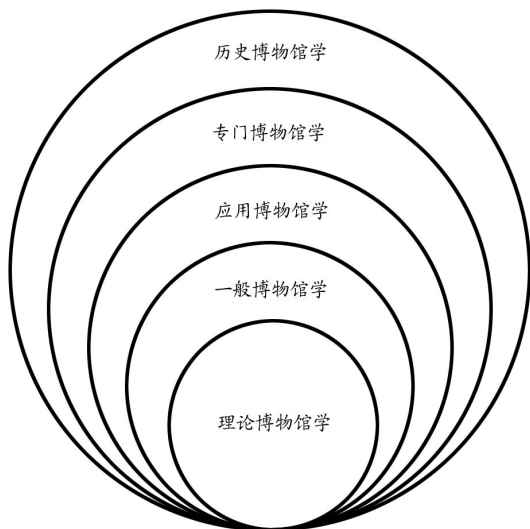
博物馆学结构是博物馆学分支学科的区别、内容、周界和相互关系。博物馆学结构明确了博物馆学研究领域,整合了博物馆学研究成果,体现了博物馆学研究方法,也显示了博物馆学不同的学术流派。讨论博物馆学结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确定学科周界,把握博物馆学学科性质,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并有助于规划专业人员培养,指引专业工作。20世纪初,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始自觉构建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在研究博物馆现象、藏品和业务活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确定了博物馆工作的专业术语,并根据博物馆业务链构建了知觉经验(perceptual experience)的逻辑关系,逐渐形成了具有特点的知识体系。20世纪中期,为适应博物馆快速发展的局面,依照知识学科的要害、结构和逻辑关系,审视博物馆实践经验,构建博物馆学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许多博物馆学研究者积极投入构建科学博物馆学的活动中,探讨博物馆学的性质、要素、研究对象、核心问题和学科结构。但是,由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博物馆学研究者各自社会、文化、学术背景的差异,人们对博物馆学的理解各不相同,对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和目的的认知也不尽一致,学者们对博物馆学理论结构提出了不同的模式。在博物馆学研究和理论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博物馆构成要件和核心业务为关注对象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知识集合,如博物馆业务规范、工作方法、观众研究、管理模式等,在开始构建博物馆学学科时,将这些知识集合作为理论建设的基础,并“打包”整合到博物馆学体系中。

20世纪70年代构建博物馆学的目的是指导博物馆事业发展实践,且当时博物馆行业也处于重构与社会关系的变革时期,于是,一些学者强调博物馆学应关注实践,即博物馆社会职能的实现;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如何将这些变革合理化,纳入博物馆学领域,强调对博物馆传统与变革的普遍性因素的揭示,力求揭示博物馆发展的规



图一// 内乌斯图普尼博物馆学体系结构示意图

律,构建科学的博物馆学。强调博物馆社会职能的以美国学者博寇(G. Ellis Burcaw)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博物馆学体系”包括历史、哲学、教育、社会科学和组织理论,博物馆学只是方法论的集合,而不是独立的学科。他指出,判断博物馆工作应该根据可以衡量的结果,而不是理论学说<sup>[1]</sup>。关注博物馆学科学的学者多赞同捷克学者吉瑞·内乌斯图普尼(Jiri Neustupny)提出的博物馆学结构。内乌斯图普尼认为博物馆学可区分为一般博物馆学、应用博物馆学、专门博物馆学(special museology)等三个分支学科(图一)。一般博物馆学研究藏品保护、研究与传播的一般原则以及这些业务的组织框架,研究社会条件对专业工作目标的影响;应用博物馆学关注博物馆一般原则在博物馆实践中的应用;专门博物馆学研究一般博物馆学、藏品及藏品研究相关学科的联系如艺术、人类学、自然史等,也研究特定类型的博物馆如特定地理区域、国家、大洲或地区的博物馆<sup>[2]</sup>。这三个分支学科之间没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可以分别独立。一般博物馆学可以作为应用博物馆学、专门博物馆学研究的知识背景。荷兰瑞瓦特学院(Reinwardt Academie)出于培养博物馆专业人员的需要,基于方法论和教学的考虑,以内乌斯图普尼博物馆学“三支学科”为框架,构建了包含五部分的博物馆学体系,即理论博物馆学、一般博物馆学、应用博物馆学、专门博物馆学和历史博物馆学(图二)。一般博物馆学研究藏品保护、研究与传播的一般原则,研究这些专业活动的组织框架,研究社会条件对业务活动目标的影响;理论博物馆学是上述一般原则的哲学、认识论基础;应用博物馆学注重博物馆业务活动的方法,关注理论概念在实践中的应用;专门博物馆学将一般博物馆学与藏品研究的相关学科联系



图二// 荷兰瑞瓦特学院博物馆学体系结构示意图

起来,如艺术史、人类学、自然史类博物馆等,并研究特定类型的博物馆,如特定地理区域、国家、大洲或地区的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学为上述研究提供历史发展的背景和视角<sup>[3]</sup>。20世纪90年代,我国博物馆学学者根据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博物馆学体系包涵六个分支学科,即理论博物馆学、博物馆方法学、博物馆管理学、历史博物馆学、普通博物馆学、专门博物馆学。理论博物馆学主要探讨博物馆性质、社会功能和特点以及博物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又可区分为博物馆学基础理论、博物馆基本理论研究两大类;博物馆方法学研究博物馆藏品征集管理、展陈设计制作、观众服务教育等专业工作方法,其专项研究又可形成藏品管理学、陈列学、博物馆教育学等专门学科;博物馆管理学从宏观、微观层面研究博物馆的管理;历史博物馆学探讨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及博物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普通博物馆学综合上述四个分支学科进行研究阐述;专门博物馆学将一般博物馆学理论应用于某些专门博物馆领域<sup>[4]</sup>。

上述博物馆学体系结构模式为近五十年来来的博物馆学研究提供了路线图,为整合有关博物馆学研究成果架构了基本框架。但尽管如此,博物馆从业人员仍然抱怨博物馆学理论研究 with 博物馆实践、博物馆发展脱节,质疑博物馆学学科独立性,甚至怀疑博物馆学学科存在的声音不绝于耳。问题出在哪儿?笔者认为,当前博物馆学体系结构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行业封闭、缺少包容和对话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博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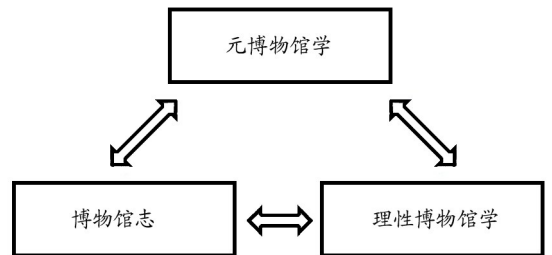
馆学的发展。近代博物馆学的构建是从制定普适性博物馆业务规范开始的,这些业务规范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普遍性,超脱于具体的博物馆业务行为,因此被一些业务人员视为具有理性色彩的理论,并将其作为博物馆学的实践基础。基于这些认知,科学的博物馆学将应用博物馆学作为博物馆学分支学科,重点在博物馆业务规范和操作技能;而将博物馆发展规律作为理论博物馆学的主要内容。应用博物馆学与理论博物馆学之间更多呈现的是对立关系,缺乏从事实(从知识发生来看,事实是人认识的基本元素,实践则是人的认识过程)到理论的清晰的推演路径。这使得理论博物馆学研究多是基于概念、判断、命题、范式的思辨,似乎非如此就不是理论研究,由此让很多人视理论博物馆学如蓝天浮云,中看不中用。此外,近代博物馆学的任务之一是确定博物馆的独立性,确定博物馆专业活动的内容,确定博物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这需要明确博物馆与其他行业的区别,明确博物馆学的周界,这使得博物馆学在研究初始阶段具有较突出的内向性和排他性。博物馆学强调内容的合理性和内部关系的逻辑性,在博物馆学的实践层面,博物馆学更关注能够展现行业特色的专业活动、产品和“产出链”;在与其他行业的互动中,也强调要按照博物馆的标准对其他技术的改造和移植。博物馆学初期阶段重视学科建设“顶层设计”,在规则和原则指引下逐步充实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不符合学科框架标准的非主流声音持排斥态度,如对“新博物馆学”、生态博物馆理论、“技术中心”理论等的边缘化处理<sup>[5]</sup>。

反思前述博物馆学结构的不足,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将博物馆物质化,将博物馆视为客观世界,认为博物馆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精神活动的客观存在,博物馆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博物馆的客观特性和科学规律,博物馆工作者则是要遵循并体现博物馆的科学规律。在这一研究思路下,探寻并揭示博物馆科学规律的研究才是博物馆学研究的核心,博物馆类型、博物馆历史是为科学规律研究提供事实素材,博物馆业务规范则是博物馆科学规律的应用。事实上,这种以发现博物馆科学规律为目标的博物馆学研究在实践中遇到极大的挑战:且不说是否已发现了博物馆规律,仅仅是博物馆工作者不清楚、不理解、不认同“理论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的现实,似乎就可以说明这一研究思路的偏差。我们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呢?实事求是地说,在多年的博物馆学研

究中,许多研究者对博物馆机构、博物馆业务、博物馆技术、博物馆专业人员以及以博物馆为平台的人和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我们认识博物馆的特点、价值、意义、存在状态、演进路径、运动模式、道德伦理提供了有益的指引和启迪。笔者认为,博物馆学是有关博物馆的知识的集大成,是人们对作为社会存在的博物馆的知识的集合和批判,可以从知识的维度对博物馆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并将知识创新作为推动博物馆学研究的动力。

博物馆学知识是研究者对博物馆现象、博物馆业务行为、博物馆发展环境等客观存在的认识和理解<sup>[6]</sup>。这些知识是人在博物馆实践中获得的,是对博物馆现象的描述、抽象、思辨、批判等认识活动的成果,反映了对博物馆现象的认识,反映了对以博物馆现象为标志的人类的发展需求。博物馆学知识的认识对象是与博物馆相关的,是在博物馆语境中的。梳理、检视和反思关于博物馆的知识,有助于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作为客观存在的博物馆,也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博物馆认识和理解的方法。

依照博物馆学知识的内容特性,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可分为博物馆志、理性博物馆学、元博物馆学等三个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图三)。博物馆志(museography)是对博物馆现象、博物馆专业活动、技术在博物馆业务中的应用及效能、博物馆机构等客观现象的真实描述,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理性博物馆学(rational museology)侧重解释博物馆志所描述的各种现象的普遍性属性、价值、意义以及相互性的关系,在历史和“语境(context)”的背景下,探讨博物馆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由于解释所依据的理论背景和解释的目的不同,对博物馆现象在博物馆系统中的表现和作用的理解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博物馆学范式,或可称之为“博物馆学流派”。元博物馆学(metamuseology)则力求在不同博物馆学范式的基础上,构建普适性的博物馆学体系,力求在不同博物馆学范式的表述中,归纳出普遍关注的对象和问题,建立博物馆学的基本架构,明确博物馆学的基本周界。为保障和维护博物馆学的科学性,需要对博物馆学阐释所关联的客观条件 and 实践基础的真实性和真实性进行检视,需要对博物馆学研究结论推论逻辑的合理性进行验证,需要对博物馆学范式的研究维度、理论架构和研究成果进行思辨批判。此外元博物馆学要搭建与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科学哲学等知识系统的连结,指导并检验博物馆学理论范式的构建。



图三// 知识维度博物馆学结构示意图

从知识构建和检验的维度看,博物馆志侧重具体描述,理性博物馆学侧重归纳与联系,元博物馆学侧重检验与批判。这三个子系统都是博物馆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博物馆志是博物馆学知识的实践来源,理性博物馆学是博物馆学知识的整合阐述,元博物馆学是博物馆学知识的批判反思。从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看,博物馆志直接反映生动、变化的博物馆实践,为理性博物馆学、元博物馆学提供素材和分析对象,其研究范畴及知识表述则要受到理性博物馆学研究 and 元博物馆学的指引与约束。理性博物馆学要依靠博物馆志提供的素材,同时为元博物馆学提供对具体素材的解读以及不同的博物馆学范式;基于博物馆实践的博物馆志知识则不断破解博物馆学范式,推动博物馆学研究优化。元博物馆学从认识论、逻辑学的维度对博物馆学范式的理论结构进行分析,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维度批判博物馆学范式的合理程度,从未来发展的跨度检视博物馆学理论的指引性;同时,依据博物馆志来检验博物馆学范式,通过理性博物馆学的研究探讨博物馆学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和特性。

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体系可以包容已有的博物馆学研究成果及研究课题,要做的只是将这些研究成果按描述、归纳、批判的知识特征做些区分,分别纳入相应的博物馆学子系统即可。如应用博物馆学的内容,科学博物馆理论认为应用博物馆学是关于博物馆业务的程序、规范、技术、具体成果的说明,于是将所有与博物馆业务有关的知识均纳入这一分支。其实,博物馆业务活动中也不乏普适、归纳的内容,随处闪烁哲理的光芒,如博物馆收藏业务中的选择、真实的问题,博物馆展陈中的再现与阐释的争论,博物馆教育中的灌输与建构的定位,博物馆与社区关系中的促认同还是促发展的目标之争。这些问题,都是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对实践发生重大影响的。

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结构具有实践与理论

结合、推动学术发展、着眼博物馆发展、科学思辨批判和积极包容态度等特点,这有利于博物馆学的建设和发展。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结构具有纵向的结构形态,具体实践与理性思考有直接的联系,且有着积极的互动关系。由于博物馆实践的生动性和随条件的变化,推动博物馆学理论研究不断研究新问题,反思已有知识的适用性,调整优化博物馆学理论结构。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植根于博物馆实践,来自博物馆学研究者的才智,服务于博物馆发展,服务于社会发展对博物馆事业的新需求,服务于社会公众对博物馆服务的新要求,在对博物馆现象、实践准确认知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揭示博物馆的本质特点和运行规律。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明确承认知识是博物馆学研究者、博物馆从业人员对博物馆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受到博物馆实践、博物馆现象客观条件、社会发展状态等内外部条件的影响,以及博物馆学研究人员自身认识能力、认识工具的制约;博物馆学知识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博物馆学应该运用认识工具和理性分析手段,对博物馆学知识进行反思批判,减少博物馆学知识的片面性。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鼓励研究者基于不同视角、目标、理论,开展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深化对博物馆收藏的理解,揭示博物馆的丰富内涵,体现博物馆对人类认识的激励功效,构建以博物馆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研究平台,从而将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纳入知识体系中。

我们还应注意到,知识维度的博物馆学结构

基于博物馆学研究成果,基于研究人员的思辨活动,因此具有主观性和过程性的色彩;又因依赖于博物馆实践,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且为博物馆学蒙上一些相对性的色彩。

- [1] G. Ellis Burcaw. Basic paper, in V. Sofka ed. *Methodology of museology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COFOM Study Series 1*. London, July 1983.
- [2] [3] Peter van Mensch. The structure of Museology, in *Towards a methodology of museology*. [EB/OL] [2014-01-28] [http://www.muzeologie.net/downloads/mat\\_lit/mensch\\_phd.pdf](http://www.muzeologie.net/downloads/mat_lit/mensch_phd.pdf).
- [4] 王宏钧、冯承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博物馆学”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 [5] Peter van Mensch.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 in *Towards a methodology of museology*. [EB/OL] [2014-01-28] [http://www.muzeologie.net/downloads/mat\\_lit/mensch\\_phd.pdf](http://www.muzeologie.net/downloads/mat_lit/mensch_phd.pdf).
- [6] “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经验知识是知识的初级形态,系统的科学理论是知识的高级形态。知识通常以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表现自身的存在。人的知识(包括才能)属于人的认识范畴。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校对:毛 颖)

## The Knowledge Dimension of Museology Structure

SONG Xiang-gua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Museology structure refers to contents, boards and connections of museology subdivisions. The traditional museology system tends to emphasize on theory and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practice and knowledge of museum. This leads to the problems such as disjunctur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conservativeness within the profession, and lack of tolerance and dialogue. Museology should be an integral system of the knowledge of museum and also a collective and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knowledge of museum as a part of society. The understandings derived from museology researches can be arranged and integ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he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can be a motivation of museology research. Based on these, a museology structure of knowledge dimension comprises three subdivisions, which are museography, rational museology and metamuseology.

**Key words:** museology; structure of museology; knowledge of museology; museography; rational museology; metamuseology